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看传统技艺·听融合故事 ⑧

青城古典硬木家具修复技艺



硬木家具修复室的师傅在修复红木躺椅。

【一言】

非遗传承需要文化力量支撑

□高瑞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承载着历史记忆与民族智慧。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许多非遗项目面临传承困境。要让非遗焕发生机,离不开文化力量的支撑。

文化力量为非遗传承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非遗凝聚着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审美理想,传承非遗就是守护民族的文化根脉。当我们认识到非遗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内涵,就会发自内心地尊重和热爱这些传统技艺与文化形式。传统节日习俗、民间艺术等非遗项目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是因为它们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民族文化的自豪。

文化力量还体现在对非遗传承人的尊重和培养上。非遗传承的关键在于掌握独特技艺的传承人。文化力量要求我们以礼敬之心对待非遗传承人,给予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和物质保障,让他们能够安心传艺。同时,通过教育和宣传,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非遗传承行列。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非遗传承离不开文化力量的滋养和支撑。只有全社会共同努力,营造尊重传统、传承文化的浓厚氛围,非遗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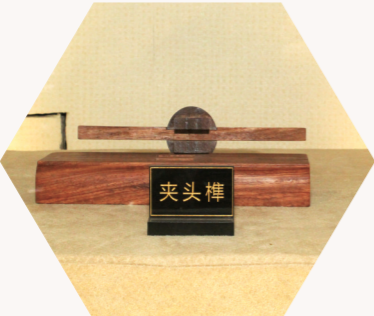
榫卯相合

□本报记者 高瑞锋

精雕细琢



抱肩榫。



夹头榫。

硬木即红木,红木家具也即我国传统的硬木家具。

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诞生于北京皇城,是在明、清宫廷家具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至今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与苏作、广作并称为中国硬木家具的三大流派。

清嘉庆以后,清官造办处日渐衰落,不少能工巧匠流落至崇文门外东晓市街的鲁班胡同,开设木器作坊,宫廷制作技术遂融入民间木器制作工艺,在此落地生根,日渐兴盛,形成北京当地的硬木家具制作行当。



清式宝座。

今年51岁的郭晓宇是青城古典硬木家具修复技艺传承人,修复硬木家具有近20年的历史。

2005年,郭晓宇和几个合伙人在呼和浩特市合伙开了一家仿明清家具店,货源来自河北沧州的一家家具工厂。为了保证售后质量,郭晓宇在销售硬木家具的同时,专门和工厂的师傅们学习了修复技艺,几年下来,他学到了一手过硬的本事,碰到有些客户的家具开裂、变形、磕碰等情况,都能修复如新。

几年来,随着营业额的增加,郭晓宇的店面逐年扩大,并成立了硬木家具维修室,由3个徒弟专门负责客户的家具售后修复。

硬木家具的传统修复不同于修理、修补,修理、修补是局部的,哪里坏了修补哪里即可,而修复是大拆大卸的整合,一件器物送来,尽管坏的只是面上一处细节,也要全部拆卸下来,进行清理、老化的零部件替换、损坏处修理,而后重装。

郭晓宇说,硬木家具修复需要经过八大步骤:清洗、补活(配活)、拼板、变形处理、组装、美容整形、打磨、烫蜡,修复完的家具光亮如新,仿佛赋予了家具新的生命力。

“硬木家具的用胶非常讲究,要尽量少用胶,如若必须用胶,要仔细考量

“传统硬木家具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不单是一个使用的器具,更是文化的载体。”青城古典硬木家具修复技艺传承人郭晓宇说,希望能够借助文化的力量传承和弘扬京作家具修复技艺。



清式竹节条案(中)。

历经百年 美观实用

的硬木家具制作行当。

传统京作硬木家具制作工序复杂,涉及木工、雕工、油工等不同工种。先要通过设计、选料,再进行开料、开榫卯等完成第一步木工工作,接下来通过凿、光、派、修等技法进行手工雕刻。之后将构件通过天然鳔胶粘合,在修理家具需要拆开时,用热水烫榫卯处即可松动拆解。最后是油工,先用锉草打磨,以软磨硬,不损伤木材肌理,又展现木材花纹花色,再在家具表面烫蜂蜡,防止家具受潮,保持其光亮润泽。有些家具还需要

配以藤编和金银件,更加实用美观。

硬木家具往往传世沿用上百,古旧家具的修理也非常重要,先通过细致的检查,判断受损情况,清洁表面灰尘及老化胶渍。对于整体缺失的部件,按照原有部件的尺寸和形状,设计制作缺失的部分。对于开裂或者榫卯结构损坏严重的,还要彻底拆解修理后再重新组合,从而保证最大程度恢复器物原貌。

2008年6月,京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清式古典梅花画案。

匠心独具 融入灵魂

具售后修复。

郭晓宇说,红木家具从明清至今一直深受人们的珍爱,它起源于明朝,高超的工艺主要体现在精巧的结构上,上等的家具全部部件都可以靠插接组合,比如最著名的榫卯工艺,榫卯技术在宋代达到巅峰,一整栋大型宫殿成千上万的构件,不靠一枚钉就能紧紧扣在一起,非常了不起。每当榫卯构件受到更大的压力时,就会变得越牢固,古老的木构建筑可以经历多次地震之后依然安然无恙,除了木材的延展力强之外,还有一个个的榫卯在挽手维系着,结构十分严谨,做工精细。所以,红木家具大都采用榫卯结合,做法灵妙巧合,牢固耐用。

榫卯结构的种类很多,就其使用的部位、功能和形态而言,大体可分为明榫、暗榫、套榫、夹头榫、插肩榫、抱肩榫、钩挂榫、燕尾榫、楔钉榫及走马销等。

“中国传统的红木家具,基本上都是由木工师傅们一刀一锯一刨完成的,每落一刀都需花费他们的极大心力,同时还要讲究整体艺术上的和谐统一。”郭晓宇说,古人的独具匠心,使得木工师傅们的心血与木头结合成为一个有情的生命,化作红木家具中的灵魂。而修复这些家具,也要用心一致,才能将家具中的灵魂再次复活。

精细打磨 赋予新生

什么部位用胶和用什么胶。”郭晓宇说,比如,四攒边面板的两个抹头与远边就不能用胶,如若用了,会影响家具正常的抽涨;而横竖材相结合的部位,比如柜架的三碰肩榫卯结构就必须用胶,否则经年长久,挪动频繁,将会导致其结构松散。

中国硬木家具使用的胶是鳔胶,就是用海鱼的内脏或者猪皮秘制的胶体,这样的胶粘合木器特别好,更重要的是,鳔胶的使用具有可逆性,等到器物坏了需要修复时,只要将其加热,就能轻易地把家具无损坏地拆卸开。

郭晓宇说,面对现代生活,年轻人

有更多的生活选择和就业机会,传统手工艺可能不再是生存的必需技能,但是,他依然希望通过学校和博物馆的教育,将中国优秀的木作工艺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

(图片由郭晓宇提供)



清式大红酸枝中堂。



清式仿古罗汉床。



大红酸枝明式摇椅。

【北疆印记】

走西口见证民族融合

□郎有存

明末清初以来的走西口,是我国一部人口大迁徙的历史,也是一部民族融合的历史,使河套平原成为祖国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地区。

延绵万里的长城纵横在祖国北部,它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成为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见证着中华民族辉煌的文明史。明末清初,晋、陕、冀汉族边民到塞外谋生,从长城上的许多关口越过,向塞外内蒙古地区扩散,其时长城以南称“口里”,长城以北称“口外”,也称塞外,人们把从“口里”向“口外”移民的现象称之为走西口。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并称中国近代三次人口大迁移。

清朝时期,清廷对塞北河套地区采取“封禁”措施,限制晋、陕、冀边区汉民流入,人们虽不敢明目张胆越过“口外”,但也有不少移民暗度陈仓。后因“封禁”落实起来不易,也不能完全禁绝,清廷又下旨明令了几个“不准”,即晋、陕、冀边区汉民到蒙地垦荒耕种者,必须春出秋回,不准携带家口……虽说有种种限制,但也显示出清廷默许了走西口。所以,早期出现了晋、陕、冀边区汉民在春夏季来河套地区垦荒耕种,到秋后或冬方便返回老家,也称他们为雁行人。由于长城以南的晋、陕等地区以汉族群众居多,人口多,土地少,本来靠种地为生就勉强度日,如遇上灾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广大农民生活陷入艰难境地。加之发生一些天灾人祸,生存面临严重危机,为了谋求活路,一些边民铤而走险,越界到内蒙古开地耕种,这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也直接促进了汉族与蒙古族人民的交流融合。

据考证,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走西口移民高潮,第一次是在康熙年间,汉民进入长城以北五十里的黑界地,并逐渐向黄河以北的河套或土默川开垦耕种,同时部分经商货郎也向塞外迁移。第二次走西口高潮出现在清咸丰年间,晋、陕等地人口途经杀虎口,成批出塞谋生,时称跑青牛犊,尤其以山西西河曲、保德和陕西府谷、神木的人口居多。第三次走西口高潮出现在光绪年间,更多的晋、陕、冀、鲁等地的农民、商贾向内蒙古迁移,他们或携妻带子,或到河套安顿下来扎稳了根再接来家眷定居生活。

到1902年,清廷对塞外蒙地实施放垦,取消种种限制措施,更加快了“口内”人口向河套迁移。走西口移民主要通过归绥(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和包头两个塞外的中转站向河套地区扩散。由于河套地域广阔,北依阴山,南临黄河,有大量的土地可开垦耕种,相对优越的生存条件,吸引了一部分谋生的人口,后逐渐形成多个村落,日益繁盛。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河套地区各族人民得解放,已在河套扎根的人民群众以博大胸怀接纳一批批移民,天南地北、南腔北调的人们交错杂居,各族人民在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开发了河套水利灌溉体系,开垦出数百万亩良田沃土,阻挡了河套西部乌兰布和沙漠东侵,极大地改善了河套生态环境,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让河套平原逐渐成为闻名全国的塞上粮仓。